

沈亚作品集



狩猎情人

他拥有一个国家
却不能拥有一个女人的心……

07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E 2207.57-51

82114

11:7

狩猎情人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沈亚作品集、台湾沈亚著·—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,2001.12

ISBN7-104-01156-0

I. 沈… II. 沈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1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62245 号

图字:01—2001—2902 号

沈亚作品集: 狩猎情人 沈亚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86)

新华书店 经销

广东中山市新华印刷厂 印刷

512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302 印张 45 插页

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 套

ISBN7-104-01156-0/I·472 全套 38 册 定价:372.40 元

本册:9.80 元

作者简介

沈亚本名陈淑玲，沈亚是她从事写作以后起的笔名。

提起沈亚这个名字读者也许觉得陌生，但说起电视连续剧《戏说慈禧》也许就不陌生了。《戏说慈禧》在台湾播映时，许多家庭都备有一本电视小说《戏说慈禧》，作者就是沈亚。

沈亚是地地道道的本土人，籍贯台北县，1959年10月6日出生，10月6日是属于天秤座，所以她自称是天秤座女子，她的经历并不很复杂，当过电视台造型设计和编剧，她目前的职业是自由文学工作者，发表过的作品有《人鱼座女子》等三十几部长篇小说，以及《戏说慈禧》《爱到深处》等电视小说。

电视小说是沈亚的偶得之作，她真正拿手的还是爱情小说，一套感性系列洋洋洒洒，已出了二十五部，三四百万言，在这一系列中，包含着三种不同风格的爱情小说，一种是以《狩猎情人》为代表的“惊险爱情小说”包括《银翼天使》、《失落的羽翼》、《火神之舞》等。另一个风格的作品——魔幻爱情小说。《斑蝶》、《妖精新娘》就是比较突出的作品。

第三种类型是纯正的爱情小说，像《叶罗》、《血沼泽之恋》、《魔翼下的风》、《风神的女儿》等等。

无论感情的危机也好，情绪的跌宕也好，友谊与爱情密织的罗网，使读者不得不随沈亚的笔去感同身受。这就是沈亚的魅力，与其他女作家的爱情小说比，沈亚的爱情小说每一部都有一个曲折的故事，相对比席绢要显沉重，比于晴要显深沉，是否如作者所言，哪就要读者自己去体会了。

如果说作品有年龄段，有读者群的话，那么我认为席绢属于豆蔻年华的少男少女，于晴属于成熟一些的人们，而沈亚作品的读者涵面要超出上两位作家的年龄段，文化层次更高一些，那样理解才更准确，更深刻。

序 曲

“雪儿·林。”

她站在教师办公室前，一脸的倔强；身旁的小男生则哭哭啼啼地，不时展示她在他身上所留下的战果！

女教师无奈地叹了一口气：“你才转来一个学期，已经打伤三个人了！能不能告诉老师为什么？”

“他骂我是杂种，还说我家的人都是野蛮人！”

“那你可以来告诉我啊！老师会处罚他的，为什么要打架？我不是已经告诉你很多次了吗？诉诸暴力是不对的！”

雪儿清澈的蓝眼倔强地望着她：“说了有什么用？他们还不是会继续骂我！对于这种说不通的人还不如打他一顿来得痛快！”

“雪儿！你怎么可以这样说？”女教师十分讶异地叫了起来！她从没见过如此倔强不驯的孩子！即使她长得像个小天使。

“如果他再骂我是杂种，再骂我家里的人，我还是会打他的。”雪儿狠狠地瞪了那男孩一眼；男孩瑟缩一下，哭得更厉害了！

“是谁把他打成这样的？”一对肥胖的中年夫妇赶了

· 狩猎情人 ·

过来。那太太一看到自己的儿子被打得鼻青脸肿，怒不可遏地嚷了起来！

“威尔逊太太……”

“太没教养了！你的父母呢？把他们叫出来，太不像话了！”她看着雪儿，立刻认定她是祸首。

女教师想阻止她，可是门口已出现三个大男孩陆续地走进来：“他们不能来，由我们来带妹妹回去。”

威尔逊太太对他们怒目以视。“请你们回去告诉他们——”她的声音戛然而止，因为三个男孩长三个样子；其中有黄种人、印第安混血，另一个看起来则像是东方与西方的混血，和小女孩一样——全是混血儿！

“对不起，我妹妹又惹事了吗？”看起来最年长的印第安混血儿有些歉意地开口：“对不起！我们会赔偿医药费的！”

另外一个看起来完全是东方人的男孩则不太友善地说：“雪儿不会无缘无故打人的。”

“打人就是不对！你妹妹太没教养了！再怎么样也不能把我儿子打成这样！”

她在意外过后忿怒又升起来。

“雪儿，你干嘛打他？”

见到亲人，雪儿眼眶有些湿润，却仍努力坚强：“他说我一家人都是杂种，我叫他不要说了，可是他还是不听，还说了好多难听的话！骂我是野人！”

威尔逊太太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瞪着自己的儿子：“你真的那样说？”

“他们本来就是……”男孩噤着：“而且她先不跟我

玩的,我只是一时生气才说的。”

“这件事双方都有错,我看就算了好不好?”女教师打着圆场:“雪儿,你打人就不对,他虽然先骂你,可是你也不应该动手打人,向强尼道歉。”

雪儿倔强地噘起唇:“不要!”

“雪儿!”林奇威严地命令:“去道歉!”

“不要!”

“你——”

“算了!算了!”威尔逊太太挥挥手,十分不悦:“算强尼倒楣好了,不用道歉了。”她望了一眼四个血统各目的兄妹:“不过,你们回去,还是请你们的父母好好管教她一下,女孩子这么粗野是不行的!”

“男孩子没有家教就无所谓吗?”一直沉默的老二林捷突然静静开口。

“你怎么可以这样说!”

“林捷!”林奇打断张口欲驳的弟弟:“对不起,我回去会好好管教她的。”

威尔逊太太冷哼一声:“那就好,我们走了!”她拉起男孩的手往外走,边走边骂道:“没事为什么要和那种人玩?没出息!以后不准再接近她……”

女教师叹口气:“对不起……”她挥了挥手,不知该如何表达她的意思,在这里的确有很多人瞧不起混血儿。

“林捷、林磊,你们先带雪儿出去,我要和老师谈一下。”

另外两个孩子点点头,转身往外走。

“你妹妹已经转过很多所学校了,不是我们不愿意教

· 狩 猎 情 人 ·

她,而是她实在太不合群了;这么小的孩子,我想她的心里一定是很寂寞的……”女教师叹息似的声音传来。

雪儿站在教室外面的走廊上,清澈的眼睛望着她的哥哥们:“什么叫‘寂寞’?”

他们无法向她解释这个词。

任何人都无法清楚地告诉她,到底什么叫“寂寞”!可是不久以后,他们都明白了那代表了什么样的恐怖意义。

“寂寞”是林家孩子特有的宿敌。

打从他们出生,这个宿敌便没打算与他们脱离,而且坚决不谈和,不能和平共处。

即使他们拥有最亲密的战友,它仍不时在他们独处的时候,张牙舞爪地悄悄袭来。

他们从来不肯承认这个天敌,更不肯承认会被它打败过!

雪儿从小便否认一切的救赎之道,因为她十分明白:寂寞——是无法、也不需要救赎的。

这仿佛是一切悲剧的开始。

第一章

“雪儿最近又在混什么？快两个月不见人影，她跑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林奇闲闲地在办公桌上跷起双腿，伸展一下疲倦的身体。

乔，他最得力的左右手则在酒柜前倒酒。“上一张支票是在华盛顿兑现的，她最近对外交失去了兴趣，决心改行学当鼓手。喔，她在精神物理治疗师与鼓手之间挣扎了约一天之后，选择了当个鼓手。”

林奇耸耸肩：“比起她以前那些千奇百怪的选择，这两个听起来比较不那么吓人。我实在已经够老了，禁不起太多的惊吓。”

乔轻笑，将酒端给他。“还不到四十岁就说老，实在是侮辱了美国就任以来的总统。”

他朝他做了个敬酒的动作：“庆幸的是，我实在也是没兴趣和任何一个总统打交道。”

“包括新成立的‘拉斯基王朝’？”

“雪儿知道他们消息吗？”

“据我所知，应该是不知道，从她离开那里之后，一直没和他们任何一个人联络过。”

“乔，联邦调查局应该聘你去当局长。”

· 狩 猎 情 人 ·

他扮了个鬼脸。“聘亚迪·潘倒是真的，我怀疑有哪一件事不在她的掌握之中。”

林奇微笑，对他弟弟的妻子感到既钦佩又无奈：

若亚迪·潘不是个亲人，而是个敌人的话，她将是十分难缠的敌手！以二十八岁的年龄统领着“狐狸”集团，此集团已横扫整个美国情报界！

“西沙将在下个星期到美国来，他已卸下国王的重任，决心将一切交给达尼埃，而他自己则出来鬼混。”

“他是个有本事的男人。”

乔轻笑：“倒很难听见谁有本事做到让你称赞。”

林奇吸了口酒。“和他打了一年的交道，唯一的期望便是希望这个男人永远是朋友，沙漠民族剽悍得令人不想去招惹他们。”

“可是他们似乎对互相残杀有兴趣。”

“你是说达尼埃？”

乔点点头，晃了晃手中的酒。“他希望永远不要再见他的堂兄回国。他们的人民显然比较忠于他们前任的国王。”

“真是恭喜。”

“西沙已向我打听雪儿的下落。”

林奇一口酒险些没喷了出来！

乔笑吟吟地，对自己所制造的戏剧性效果颇为得意。“我已经告诉他了，下个星期他会找到她——带着一大票杀手。”

“乔汉。”他的声音是窒人的冷静。“雪儿必曾踩过你的痛脚，或者你非常希望不要见到明天的太阳？”

“喔！然不是。”他笑得像只卑鄙的猫！“我只是欣赏带有冒险色彩的剧情……喔！还有，你已经胖了五公斤了，我讨厌你活得像只痴肥的猫，你知道……”

他敏捷地闪过扔过来的酒杯、烟灰缸、纸镇和文件夹。“这可以让你减掉十公斤的肥肉。”

寂寞！

哈！她忿忿不平地走出大学的校门，赌气地将中心心理学的课本扔向旁边水池中，传来那一声“噗通！”声，听起来有十足的快感！

那个脑满肠肥的白痴教授，居然敢当着全世界的人面前恶心地问她：“雪儿，你是不是很寂寞？”

混帐！

她喃喃骂着，一肚子的忿恨之气难以消除。

简直是神经病！她学心理学可不是要让那种白痴来研究她到底寂寞不寂寞，更不是要把自己的心态当成实验室里的白老鼠似的来解剖！

如果不是精神物理治疗师一定要有心理学的学分的话，她才不屑去上那种课！

“心理学”！人的心理要是可以拿来研究分析、分门别类的话，人也不要活了，谁高兴自己像个透明人？

“雪儿！雪儿！你等一等！”

她满脸阴郁地停了下来，转身面对金发蓝眼的高大男子：“有何贵干？”

米奇停在她的面前，审视她的脸色：“那个老家伙真的把你惹毛了对不对？”

“废话！”她怒气冲冲地转身就走。

· 狩猎情人 ·

“喂！别这样！你就这样冲出来，不怕他当了 you？”

“怕他当，我出来做什么？有种他就当了我！”

“怪怪！你的脾气可真是吓人米奇与她并肩走着：
“该不会是他真的说中你的心事，所以你恼羞成怒了吧？”

雪儿停下脚步怒视着他：“米老鼠，如果我的心事只有‘寂寞’的话，我可以订电话去‘寂寞芳心俱乐部’，或到处去宣传我的‘心事’，至少会有上百个人排队准备来安慰我！还轮不到那只大青蛙或你这支小老鼠来教训我！”

米奇笑嘻嘻地举起双手：“非战之罪，请勿迁怒他人，根据书上说，‘迁怒’代表极度心态不平衡……”

“去你的大头书！滚离我远一点！”

“别这样嘛！我只是开开玩笑！”

她用力推开他：“谁有心情和你开玩笑！走开！”

“嘿！你最近是怎么一回事？这么开不起玩笑？以前你不是这个样子的！”

雪儿放慢脚步，有些沮丧。

对啊！她最近到底是怎么了？为什么特别开不起玩笑！以前她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为什么她会变得如此不安？浮躁？

“雪儿？”米奇碰碰她的肩膀，表情十分真诚：“别这样！有什么事说出来嘛！我是你的朋友啊！”

“没什么。”她闷闷地，低着头踱步。

“才怪！”

“真的没什么，我也说不上来，大概是更年期到了。

他滑稽地看着她：“我是不是听到关于什么‘更年期’之类的话？”

“米奇！你饶了我好不好？”

他轻笑，揉揉她的头发：“你这个小怪物！真搞不懂你在烦什么；既然这么烦，不如到团里去发泄一下！比每次打鼓都不要命似的，精力过剩还不如打鼓给别人听。”

雪儿望了他一眼，有些感激地笑了笑：“你先去吧！我要先回家一趟，晚上再和你们会合。”

“OK！早点来，明天要去试唱，如果成功的话将来可就有得玩了！”

爬上她的小阁楼，她将书本鞋子扔到墙角，将自己丢到大床上，愣愣地望着木制的天花板发呆。寂寞吗？凭心而论，或许她是真的有些寂寞吧！可是这世界上又有谁不寂寞？只不过有些人懂得伪装，有些人不懂；有些人伪装得好些，有些人差些，如此而已。

其实又有什么差别？很久了，没再与“寂寞”交战过，平日总是热热闹闹的，将所有的精力投注在某件新鲜事上，累极了便睡，不让它有乘虚而入的机会，而现在——她懊恼地翻个身，一堆书报自床头砸了下来，她随手拿了一份杂志翻了翻，不由自主地便翻到有他的那一页。“拉斯基王国首任国王：西沙”

彩色的图片十分清晰，西沙那微笑迷人的风采自照片上跃入她的眼底——他看来神采飞扬、风度翩翩，可是她没有忽略他眼底那一丝的落寞和憔悴。

一年多了吧！

这一年多以来，她没有向任何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间起关于西沙的事，他们也没人主动告诉她什么。报章杂志上有人掀起了一阵子“拉斯基”热，几乎每

· 狩 猎 情 人 ·

天都有相关的报道,毕竟现在已没有几个王国了。

拉斯基虽小,却十分富有神秘色彩;他们的领土很小,可是财富却已然成为第二个科威特,引起西方资本家密切的注意,而“林氏”正是最先与之合作的跨国企业。

甚至有传言‘是“林氏”企业帮助拉斯基独立的。

这一切在她看来,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事。

唯一重要的是:她想念西沙。

那对她来说是种陌生的情绪,这一生她似乎没想念过家人以外的任何人,除了西沙和小威。

她总是强烈地否认自己是在想念他。

事实上似乎也没人认为她会想念任何人。一年前的容被林氏企业保护得很好,甚至没人知道她曾到那个战地走过一遭。

少数知道她身分的友人全都十分知趣,不会在她的面前提起她那富可敌国的身分,自然更不会将她与西沙联想在一起。

过去,她曾是个没有秘密的人,总像本打开的书,什么事都藏不住;可是现在,她却变了!

每个像她一样的人都十分懂得自我保护,可是现在她的心态却不是保护,而是一种……一种不真实的冷眼旁观。

仿佛一切都与她无关,她的一切也与这个世界无关。

没有人察觉到她的改变。在他们的眼里,雪儿仍是雪儿,只不过略为沉默了些。

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?

仿佛潜伏了很久很久以后,突然席卷而来,令人防不

胜防、惊骇莫明——却又对一切无能为力！

“小姐？”

雪儿吓了一跳，从床上跳了起来：“阿尼！一点声音都不出，吓死人了！”

老黑人走了进来，端了杯咖啡和一盘点心：“你想事情想呆了！木板楼梯吵都能吵死人，你还说我没出声音！”

雪儿将杂志书报一古脑儿往床底下塞：“我大概退步了。”

阿尼将点心放在她的面前：“刚刚大少爷打过电话来，说你好久没和他联络了，他担心你。”

“拜托！”雪儿抓起小蛋糕往嘴里送：“你看多了肥皂剧是不是？又开始在那边小姐少爷的，听得烦死人！”

老黑人笑裂了一口雪白的牙齿，原本看起来凶恶的脸，顿时显得滑稽可爱起来：“我无聊。”

“我知道你很无聊，可是别无聊到我身上来。”她塞了一嘴的食物咕哝道：“停止做这些点心，我已快肥死了！再胖下去我一定嫁不出去。”

阿尼不以为然地瞄了一眼她纤细的腰身：“你这叫胖？那些白人婆都该去跳河！”

“阿尼！阿尼！你的种族歧视越来越严重，小心将来美国政府不发给你救济金。”

老黑人摆出一副拳击手的架势挥舞了两下：“我才不领救济金！我还可以去打拳击，那些年轻小伙子不会是老阿尼的对手！”

雪儿啼笑皆非地望着阿尼被打断的鼻梁和有些倾斜

的骨骼：“啧啧！啧啧！你那张脸再修补几次就要成科学怪人了！不知道那时候会不会发明一种名叫‘义脸’的东西？你知道，还没开打就吓死对手是不公平的。”

阿尼瞪她：“我真恨你那张嘴！”

她笑嘻嘻地吻了他一下：“可是我好爱逗你，都是你把我宠坏了！你这叫自作自受！”

老黑人微笑地摸摸她的头；这样的孩子，再怎么宠也宠不坏的！

很多人以为雪儿放浪，是个不良少女，可是他从她很小的时候便在她的身边；他比谁都了解她，其实雪儿只是好动而且寂寞，但她并不吝于施与！

她总努力爱身边的人，即使一如他这般丑怪，她依然敬他如父！

“你又在想那小子？”

雪儿耸耸肩，继续进攻那一小堆点心：“说没有你又不信我，说有又对不起我自己。”

“那时候我该和你到中东去。”

“我才不让你跟。”她皱了皱鼻子：“你这老跟屁虫！有你跟着我还玩什么？好不容易逃离你的魔掌出去胡作非为一下。”

“有我在，你还不是一样四处为非作歹！”阿尼扮个鬼脸：“打鼓？天哪！真令人不敢领教！”

“阿尼！”雪儿端坐起来，一脸正经：“你没资格当黑人，黑人都是很有音乐细胞的，你污蔑了可敬的黑人血统！”

“哈！”他不屑地朝她咳鼻：“你那叫‘音乐’？那个社

· 狩猎情人 ·

区的人应该去控告你们制造噪音！中国武侠小说里说的‘魔音传脑’就是那么固事广

她大笑，忍不住用力搂抱老人：“天哪！你越来越幽默了！现在居然也知道武侠小说了！不会再把内功当成扔手榴弹了！真是恭喜！”

阿尼微笑。

以前他曾希望自己成为世界拳王，现在才知道，即使他当上了拳王也不会比现在快乐。

只要能看到她的笑容，其实已经是他这一中最大的满足。

“阿尼、如果没有你，我要怎么办？”她有些傻气地说。

他揉揉她迷人的发：“你仍会好好的活着，我只不过是个下人罢了！”

“胡说！”雪儿拍拍他的脸：“你是我的家人，下人要多少有多少，可是家人是不能取代的。”

阿尼笑了，满足地站了起来：“晚上还要出去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我去弄晚餐，一下子就好。”他转身走出房间，不让她看到他眼中的感动。

许多朋友笑他不中用，竟为一个小女孩如此死心塌地、忠心不减。如果他愿意，他会是一个很好的拳击经纪人；可是他们不懂。

他们真的不懂，他当年是如何被一个小女孩脸上那份孤寂、渴望和真诚的笑容所捕获！

由于拳击所受的伤，使他终身都不能有小孩，也不能完成梦想成为拳王。那么，还有什么比一个孩子的笑容